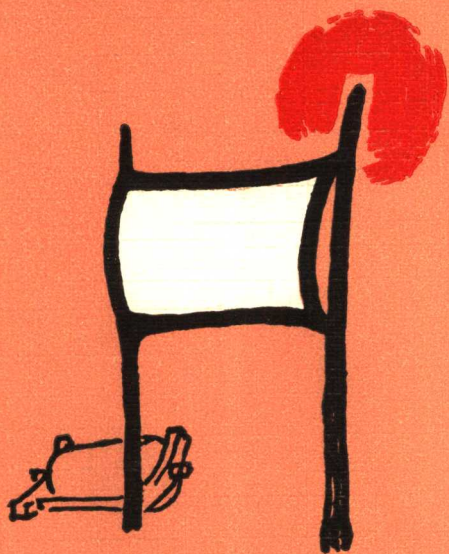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吉 学 沛

苏春迟请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苏春迟请客

吉 学 沛



0035234

期 限

1247.7
50

苏春迟请客

吉学沛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32开本 8.125印张 2插页 135,000字

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,8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83 定价：0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吉学沛是我省知名的中年作家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，他焕发青春，勤奋写作，陆续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三十来篇短篇小说。这个集子选录了十三篇(包括一个中篇)。这些作品，有的揭露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种种倒行逆施；有的展示了广大人民，包括他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十年动乱中所受的折磨，所作的抗争，以及相互之间的同情和支持；有的歌颂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农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新面貌。它们保持了作家一贯的风格：不强求故事的传奇，技法的新巧，内容的“爆炸性”，而是以白描的手法，写他闻见所及的平凡的生活，平凡的事件，写普通的好人和坏人，或不那么好的人，使人读起来感到真实可信。

目 录

选择.....	(1)
夜戏.....	(11)
苏春迟请客.....	(21)
八个鸡蛋.....	(39)
逃亡.....	(55)
醒悟.....	(66)
夜走花艳岭.....	(77)
台上台下.....	(86)
牧场春秋.....	(97)
高秋林的悲剧	(113)
艺林奇闻	(134)
父亲	(145)
家趣	(155)
我的四个同学	(164)
白牡丹和小野兔	(175)
牛栏纪事	(194)

选 择

崔楼大队的社员们有个习惯，每逢年终分配以后，见了面，总爱互相打听个“新闻”：

“伙计，今年咋样？”

“马马虎虎。七角多一些。你们呢？”

“我们吗，嘻嘻，不如你们，一块少一些。”

“你小子拿我开心呀！也该你们快活了，摊上个好队长。”

“那倒不假。现如今，上面的政策对路了，吃啥不吃啥，就看当家的会不会谋划啦。”

“明年你们有想法吗？”

“咋没有，我们队长已经拍胸脯啦，明年要是达不到一块二，他情愿让位。”

“算话！我们也得给我们队长打打气，都是五尺高男子汉，就不信只有你们的崔家柱尿得高。”

唯独第九生产队的社员们，见了人总是躲着走，怕人家问自己。因为他们一个劳动日三角九，实在说不出口。

条件都差不多，为什么别的队都能弄得活活泼泼，要粮有粮，要钱有钱，就他们九队，要多拮据有多拮据？一追究，就追究到九队队长刘家珍的头上了。

刘家珍已经断断续续地当过好几任队长了。前些年，运动多，每来一次运动，都要换一茬队长。后来，竟成了习惯：就象旧社会“支差”似的，一任队长只肯干一年。到了年底，不管你选不选，他就撂了挑子。这样一来，就常出现这样的情况：新队长还没选出来，原任队长已经“颠儿”啦。社员们着急了。有人去找刘家珍说：“家珍哪，俗话讲：‘蛇无头，不能行’，几百口子人，没个头可不成呀！”

刘家珍照例抓抓脖子叹口气。

“要不，还是你出来顶顶？”来人用试探的口气问他。

半天，刘家珍说：“我行吗？”

“看你说的！大家谁不清楚你？”

“可社员没有选我呀。”

“那还不容易，大家举举手不就行啦？”

“唉！”刘家珍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表示同意了。

那些年，大家不敢提“富”字，不管生产搞得好坏，反正只要有人出来维持着，就感激不尽了。因此，九队的男女老少，都说刘家珍顾大局，识大体。也有一些“好事之徒”，爱开玩笑，给刘家珍起了不

少外号，什么“候补队长”呀、“顶替队长”呀……等等。

说起来，刘家珍的精神确实叫人感动。他每次当队长，几乎都是“拍巴掌上台，拍桌子下台”。要换上别人，早就醋心了。可是他不，只要大伙叫他干，他还干，不摆架子，并且总是兢兢业业，忙忙碌碌，上传下达，干活也总是带头。虽说日子一直过得困困巴巴的，却从来没有影响过他的情绪。他很知足，常说：“一个庄稼人，饿不着冻不着也就行了，还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呢？”他没有文化，脾气也不好。每当有人给他提意见提得重了些，他就说：“我没本事我下台，你们谁愿意当谁当。”也是的，他本来就不想当这个队长呵！大家只好不作声，让他发脾气去。他呢，从来不记仇，脾气发过了，还是当他的队长。

去年春天，中央关于发展农村经济的两个文件下来以后，真好象天上突然掉下个大元宝，把那死水一潭的农村，砸得水花飞溅，人心大快。大家又想起那个“穷革命，富变修”的口号来，真是觉得好笑，说：“鬼扯筋呵！叫那些提口号的人饿饿肚子看，保险他不唱高调了。”

社员们变得活跃了，开朗了，聪明了，纷纷给队干部们出主意。那些心眼灵活的、见过世面的，就竭力怂恿队长，生产队除了把庄稼种好，还要找

些副业门路，种些经济作物，增加收入，使大伙能够尽快地富裕起来。

九队的社员也是这样想的，不过他们几乎一抬头就碰了壁。

刘家珍说：“庄稼人，‘以农为本’，除了粮食，咱啥也不靠。”

有人说：“你看人家外队，除了种粮食，有的打算育树苗，有的打算栽莲藕，有的打算养鸭子……”

“你们眼馋，怎么不搬去？”刘家珍截住说。

“这可是上头的政策呀！”

刘家珍却说：“上头有上头的政策，我有我的‘政策’。”

“以农为本，我们同意，也得广开门路呀！”

刘家珍摇摇头，板着脸说：“我才不去犯那错误呢。”

呵！说了半天，他是怕犯错误。大家鼓励他说：“你别怕，要是有人说你犯了错误，我们给你顶住！”

刘家珍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看你们说得多好听，当年我挨斗的时候，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那是‘四人帮’时候嘛。”

刘家珍摆着手，说：“任凭你们再敲锣，我也不上竿了。老天爷！还不接受‘经验教训’！”

话已说绝，大家再不好开口了，况且，那时候大伙心里也没底，谁知道上面的政策还变不变？大

队党支部来做过刘家珍的工作，也没有说动他。他还说：“生产队不是有‘自主权’吗？要嫌我不称职，我马上卸掉。”结果不了了之。

就这样，稀哩糊涂地把一年混过去了。社员们眼看别的队日子越过越红火，自己队还是紧紧巴巴的，私下议论开了：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要想变动，得早些下手呵！”

“可就不知道刘家珍是怎么想的……”

在一次社员大会上，有人问了：“队长，今年咋办呀，你想过没有？”

刘家珍半天没言声，过了一会，才说：“咋办，依我看还是‘闺女穿她娘的鞋——照老样来’。”

这一来，大家可真急眼了，吵着说：“得想点办法呀！”“不能老是三角九呀！”“你就不能胆大点吗？”“去年害怕，还有可说，眼看人家都吃到嘴里了，还害怕吗？”

七吵八吵，刘家珍烦了，红脖子涨脸地说：“你们吵啥？谁有本事谁干嘛，我又不是握着印把子不丢。”说罢，扭头走了。

他一走，大家觉得问题严重了，倒不在他发火，那是常有的事。严重的是他那一头撞到南墙上的坚决态度。看样子，就是他再干，照样还是执行他的“政策”——抱着葫芦不开瓢，这可咋办！有人说话了：“他真的不干也算了，哪能一棵树上吊死人？再

说，离了王屠户，还能连毛吃猪不成？咱们不会再找个队长？”

“说得轻巧，你们扒拉扒拉看，咱九队谁是当队长的材料？刘家珍虽然不那么能踢能跳，为人却老实本分。起码，他不会给你戳窟窿，不如让他维持着算啦。”

“屁话！九队两百多口人，难道都是吃干饭的？找！不信找不出个能人来。”

于是，他们排着人头扒拉开了。扒拉来，扒拉去，嗨，还真叫他们扒拉出两个“对象”。这两人过去都当过队长，也比较能干。谁知一探他们的口气，一个说，他“实在没能力，干不了。”口气虽然婉转，态度却十分坚决。另一个更够意思了，头天听到风声，第二天一早就溜，说是去矿上看儿子，实际上是上了“瀛（隐）州”。

这一来，许多人心冷了。他们叹着气说：“看样子，九队命里该当受穷！”

正在大家急得抓耳搔腮、无法可想的时候，热锅里竟然蹦出冷“豆”来——这就是外号叫“粘糊”的柴青山。

柴青山是个回乡知识青年。高中毕业后，在大队办的石料场当了几年会计。以后石料场被当作“尾巴”割了，他挟起行李回队参加生产。在队里，他不大引人注目。前些年，许多青年起来“造反”，可是

造反派里谁也没有见过他的影子。就因为他只生产，不“革命”，所以人家骂他“落后”。“落后”就“落后”，你骂你的，我干我的。他看了很多书，农业知识呀，小说呀，……听说，还研究什么政治经济学。

他平常言语不多，见了人光是笑；说起话来，也总是斯斯文文的，因此，有人说他“老实”，更多的人说他“粘糊”，外号就这样出来了。就是这样一个“粘糊”人，现在一下子跳了出来，并且一露头就十分“出格”。

有一天，他往队屋的墙上贴出一张簸箕大的旧报纸。开头，有人以为是大字报，仔细一看，是柴青山写的“帖子”。那上面公然写着：只要大家拥护我，我就出来当队长。并且扬言：要是我今年当队长，日值达不到一块五，甘愿受罚。只是有一条：大家必须听我的安排……

这可真是个新鲜事。一时间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光九队象开了锅，别的队也跑来看稀奇。大家一边看，一边议论：

“哼！从来没见过，自己举荐自己当队长。”

“有什么奇怪的，古来就有‘毛遂自荐’之说嘛。”

“他干得了吗？”

“没有金刚钻，人家就不揽这份瓷器活。”

“看他那个‘粘糊’劲！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。想当年有个吕端，人家都说他

糊涂，其实，‘吕端大事不糊涂’，是个有名的贤相。要依我看，青山这孩子还真有点吕端的……”

“哈哈，我不听你说古，我只问你：那个姓吕的是不是个‘独裁者’？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你没看那‘帖子’上是怎样写的吗？一切都得听他安排。还没上台，就这样霸道，要是真让他当上了队长，那还得了？”

可不是，这一条写得确实不地道。如今都兴民主了，他怎么还这样写？得把他叫来问问。不知谁这样说了一声，于是一伙年轻人，旋风似地把柴青山给拖来了。

柴青山还是一副老样子，粘粘糊糊地笑着，那双秀眉秀眼，惊奇地看着大家。当他听完质问，忽然把脖子一拍笑着说：“各位乡亲，都怨我没把意思写清楚。我是说，要是让我当队长，队里今后怎么搞，得听听我的意见。”

“你有啥意见？”大家齐声问。

柴青山笑道：“我们往后再不能那样古板了，得一手抓粮，一手抓钱……”

“那么你是怎么打算的呢？”有人截住问。

“我已经算过了，”柴青山胸有成竹地说，“咱们队一共有整半劳力八十九个，干农活，六十个就足够了，剩下的二十九个，完全可以抽出来去干别的。”

“你说具体点!”

柴青山扳着指头算:“头一项,抽出五个整劳力去小孤山起石头。光起不送,每方六元。五个人一天可以起三方,就是十八元。每月就按二十五个劳动日算,除去炸药和其他开销,可以净挣四百二十元不成问题。”

“石头有人要吗?”

“我已经问过了,‘八二〇’工程处说,有多少他们要多少,还可以跟我们订长期合同呢。”

“嘿!这孩子真有心计!”

“别吵!往下听。”

“第二项,”柴青山把第二个指头扳倒,在人群中找着一个老汉问道:“如意爷,你不是会种菜吗?你看人家一队李老憨,去年领着六个老头,种了十亩菜地,每亩纯收入六百元,光这一项,收入就是六千……”

崔如意笑着说:“早听说了。”

“光听说有啥用?谁也不会把票子自动往你口袋里塞。你得干呵!”

“给我拨人吧!我干!”老汉说完,忽然想起柴青山还没有当队长,自己也笑了。

接下去,柴青山又数了好几项:编荆筐,栽莲藕,织草袋,养鸭子……他不仅把每一项的投资、价格、销路和盈利的基本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,甚

至还把劳力分工都搭配好了。

这一来，大家吃惊了，谁说人家粘糊？大事上明白得很呢。不过也有人担心：“说得那么美，谁知道将来能不能兑现？”

“所以，我提出来跟你们商量。你们有决心，咱就一起干；没有决心，还要咱们的三角九。”柴青山兴致勃勃地说。

“去它的三角九吧，羞死人了！”

“干！为啥就咱九队窝囊？”

“青山，我拥护你当队长！”

“你就领着咱们干吧！”

在一片吵吵声中，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那么刘家珍呢，他可是个好人哪……”

但是这个意见没有受到重视，甚至也没人回答，便在一片欢乐、坚决和生气勃勃的气氛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柴青山上台当了队长，他还一本正经地发表了“施政演说”，不过因为内容太多，这里就只好从略了。

1980年7月写于鸡公山

夜 戏

吃过晚饭，春岭邀我去薛寨看夜戏，说是，一台梆子，一台曲剧，“对”的可欢哩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薛寨是个很远的地方，而且道路不好。便说：“跑那么远看夜戏呀？”

谁知这个当年总喜欢爬到我的膝盖上“骑马马”的“浑小子”、如今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却笑着说：“远啥，蹬上自行车，半个钟头就到了。”

我说：“路不是不好吗？”

他一下子笑了，说：“叔，你那都是老皇历了。现在一条柏油马路通薛寨，笔直笔直，连个弯儿都不拐。”

想不到他爹老玉泉也在一旁怂恿开了：“我说老李，你要是不乏困，就跟他们年轻人去游转游转，离开这里已经二十几年了，看看有没有变化。”又说：“你们住在大城市，看的稀奇不算少，说不定你还没见过这种景致呢。”

正在这时候，锦云跑来了。她是春岭的未婚妻，

虽然没过门，却是常来常往，亲如一家。

她是本队人，和春岭家住对门。还在下午我刚来的时候，她就在帮春岭出粪。听说二十多年前我曾春岭家住过，并且感情很好，就把我当亲人看待，跟着春岭一口一个“叔”，叫得可甜啦。

我看得出来，她早就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了。我一来，她就帮着未来的婆婆和面、淘菜、烧火……甚至自作主张地做这样菜，炒那样菜，忙得象个陀螺。

她性格开朗，爱说爱笑，人样也长得标致。据她说，她已是二十大几的人了，可是看上去还象个小孩，动不动就笑。老两口疼爱得了不得，春岭更不必说了。

老玉泉甚至偷偷地问我：“你看咋样？”

我说：“好嘛。”

谁知我们的悄悄话被他老伴发现了，捣着他说：“老没正经的，看把你美的！”又偷偷对我说：“老李呀，他就是个‘人来疯’，也不怕别人笑话！”

老玉泉马上坐直身子，正二八百地说：“去、去、去！我们谈问题，关你什么事！”

锦云进得屋来，看我还在犹豫，就说：“俺叔在城里净看好戏，咱乡下戏土里土气的，人家会看吗！”

嘿！竟然用起“激将法”了。玉泉大哥一听这话，